

# 恩格斯论哲学基本问题 和实践的关系

司马志纯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sup>①</sup>在哲学发展史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恩格斯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来的。当时，恩格斯追溯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全部过程，从各个时代广阔的、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深刻地、准确地说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是由各该时代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实践，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的科学的提出和解决也依赖于实践。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哲学问题上一样，展示出恩格斯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学习恩格斯的这方面论述，不仅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而且学会象恩格斯那样，从实践出发研究哲学，这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 一 劳动实践是哲学基本问题 产生的前提

思维和存在的矛盾是从来就有的，还是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呢？恩格斯说，不能“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如果进一步问：

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sup>②</sup>。而人是劳动创造的，只有当“劳动创造了人本身”<sup>③</sup>，人脑产生出意识，才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远古祖先是一种古猿，从猿转变到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直立行走。当猿从树上下来营地面生活时，四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肢发展了抓握的功能，变成臂和手，后肢发展了支持和行动的功能，变成腿和脚，于是就能直立行走了。直立行走使手解放出来从事其它活动，及至能运用自然物作为天然工具以获取生活资料，或者作为武器以攻击和防御。这些活动的发展，就使处于形成中的人和动物在谋生方式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他们经过长期使用天然工具后，手就发展到能制造生产工具了。由不能制造哪怕是粗笨的石刀，到第一次把石头做成刀子，由形成过程中的人的不完善的手到人类高度完善的手，其间经过了几十万年的劳动。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sup>④</sup>

手的出现，推动了人体其它器官的相应发展。手能制造生产工具，就开始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这就扩大了人的视野，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出现在人的面前。劳动的发展要求人们共同协作，互相帮助，交往越来越多。“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

此间有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sup>⑤</sup>于是语言就在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了出来。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劳动和语言一起，成为两个主要的推动力，促使着猿的脑髓变成了人的脑髓。人脑的发展使为它服务的感觉器官不断完善，使思维的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不断加强，使原来模糊的意识和初级的语言发展成为明确的意识和清晰的语言。

可见，劳动创造了人的手和脑，促进了语言和思维的产生，使猿逐渐变成了人。当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以后，就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实践对象，和自然界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开始了人类自己发展的历史。从此，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探究世界的本原问题，认识世界的问题，于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开始了。

## 二 哲学基本问题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的原始社会是蒙昧时代。这时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构造，也不了解做梦的原因，以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的身体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sup>⑥</sup>这也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其实，产生灵魂不死观念在当时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而是由于普遍的局限性产生的困境。当时生产力低下，科学知识没有，大脑不发达导致了思维能力极差，形成了“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这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源”。<sup>⑦</sup>

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也发展起来。古希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的需

要，首先发展了天文学。天文学的发展带动了数学的发展。农业、城市建设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引起了力学的发展。在生产和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哲学产生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以哲学基本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根据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和经验，探讨了世界的本原问题。这种萌芽时期的哲学“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東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sup>⑧</sup>。泰勒斯到水里去寻找，阿那克西米尼到空气里去寻找，赫拉克利特到火中寻找，他们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东西。这种唯物主义思想遭得毕达哥拉斯的反对，毕达哥拉斯认为抽象的、非物质的数，是世界的本原。后来，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德谟克利特提出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原子是世界的本原，而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柏拉图则认为世界是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和影子。这些表明，当时人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认识仍旧因为生产和科学的落后还是幼稚的、不明确的，即使是唯物主义哲学，也是原始的、自发的，“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sup>⑨</sup>

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科学被扼杀，哲学成为神学的奴仆，人们处于基督教的长期冬眠状态，旧唯物主义者曾认为历史于此就简单地中断了。恩格斯却认为旧唯物主义者没有看到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sup>⑩</sup>。历史的实践仍在前进，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在经院哲学中曲折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唯实论认为，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并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实在”，是上帝创造事物所依据的原型，是万物的本原。唯名论相反，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独立存在的，一般只是个别事物的名

称和符号，只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中。实际上唯实论和唯名论都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不过，唯头论把一般变成第一性的，表现出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唯名证把个别事物看成独立的存在，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倾向。但唯名论仍旧没有摆脱神学观点和经院习气，而且不理解一般即寓于个别之中，否认一般的客观真实性，因而仍旧陷入唯心主义。然而，唯名论毕竟是近代“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sup>⑩</sup>，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有相似之处，因而促进了经院哲学的瓦解，为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作了准备。所以，恩格斯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sup>⑪</sup>。

从十五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自然科学冲破宗教的桎梏迅速地发展起来，这时人们从中世纪长期冬眠中觉醒，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sup>⑫</sup>这表现在，首先，世界的本原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sup>⑬</sup>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直接否定了地球中心说，揭穿了上帝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央，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神话，大胆向教会权威挑战。再不象古代和中世纪要通过曲折的方式来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次，科学的发展促使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越来越注重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问题；研究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思维如何认识存在的问题。从一些哲学家的研究课题和发表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们不仅重视认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思维和存在谁是本原的见解，也往往是通过回答人的认识的源泉是什么的问题表现出来。例如，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方法论》、斯宾诺莎的《理智改进论》、洛克的《人类理智论》、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狄德罗的《论解释自然》等。可以看出近代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中

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思维如何认识存在的问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出现了探讨这个问题的各派学说。至此，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思维和存在谁是本原的问题和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都被提了出来，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了完全的意义。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错综复杂而激烈的斗争，其中有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唯心论的斗争，有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唯心论和康德的二元论的斗争；有黑格尔的可知论、费尔巴哈的可知论与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斗争，也有黑格尔的唯心的辩证的可知论和费尔巴哈的唯物的直观的反映论的斗争。可见，哲学基本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是以更加全面、系统、明确的形式被提出来的。所以，一些身临其境而又卓有见解的哲学家从中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黑格尔说：“现时哲学观点的主要兴趣，均在于说明思想与客观对立的性质和效用，而且关于真理的问题，以及关于认识真理是否可能的问题，也都围绕思想与客观对立问题而旋转。”<sup>⑭</sup>他还进一步说：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sup>⑮</sup>后来，费尔巴哈在回顾哲学史的基础上，也指出，“神是否创造世界的问题”，“就是关于精神对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类对个体的关系如何的问题”，是“属于人类认识和哲学上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整个哲学史其实只在这个问题周围圈子”<sup>⑯</sup>。这些认识都是很深刻的，尤其是费尔巴哈化神学问题为世俗问题，一针见血地把神的创世说的问题还原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曾经深得列宁的赞许。但是无论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还不能科学地表述这个问题。因为黑格尔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即使是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也都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且他们都无从从根本上驳倒不可知论，解决认识世界的问题，这是当时的

历史条件决定的。

黑格尔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费尔巴哈所没有走完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来完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哲学基本问题作为完整理论形态得到概括和总结，则是恩格斯于1886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完成的。

那么，推动恩格斯走完这一步的动力是什么呢？是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哲学斗争的需要。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自己的代表，并成为无产阶级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资产阶级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便宣扬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以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抛弃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极端鄙视新康德主义，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不肖之孙。可是新康德主义渗入到国际工人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某些领导人把它当作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简单的凑合，抹杀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原则界限，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因此恩格斯说：“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sup>⑧</sup>就是说，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已经刻不容缓。为了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扬弃”，也就是“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sup>⑨</sup>为此，恩格斯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这个新概念，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最高问题，把它的一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谁

是第一性的问题，作为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把它的另一个方面，即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作为区别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唯一标准。而那些可知论者在说明思维能够认识存在的理由时，又都表现了他们认识论的种种见解。恩格斯认为，只有站在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去评价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才能肯定它们的积极方面，否定其消极方面，既说明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又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它的原则区别。不难理解，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述，是适应着为革命实践服务的哲学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至此，哲学基本问题才得了科学的表述。

### 三 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 依赖于实践

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来看，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顶峰，费尔巴哈明确地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sup>⑩</sup>当然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并没有克服其先辈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没有离开旧唯物主义的窠臼，没有驳倒唯心主义，而且它本身还成为了“半截子唯物主义”，即下半身是唯物主义，上半身是唯心主义。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费尔巴哈脱离了社会实践。由于德国反动当局的迫害，使费尔巴哈这位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不得不离群索居，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孤陋寡闻的农民式的生活。因此，费尔巴哈无法对于当时自然科学的三个决定性的伟大发现以及其他成就进行充分的研究，给以足够的评价。更何况当时自然科学虽然以空前的规模提供出新的研究成果，但还是还没有从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自然界本身的有机联系，自然界的普

遍联系的建立是费尔巴哈去世以后的事。因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始终没有为他所了解。他的头脑里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始终没有克服。同时,费尔巴哈虽然以人为他的哲学的核心,而他的人是脱离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的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sup>②</sup>恩格斯以费尔巴哈为例,深刻地说明了一介唯物主义大师,曾经提供过强大的推动力,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时,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使一大批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走上唯物主义道路。可是当他离开社会实践时,就在唯物主义道路上,中途却步,落得这种可怜的结局。所以,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在自然和历史领域都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立场,才能科学地认识意识的起源和发展,从而辩证唯物主义地说明存在第一性和思维第二性的原则。

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来看,恩格斯认为,在万千的哲学家中绝大多数都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只有极少数的甚至个别的哲学家才坚持不可知论,给形而上学自然观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的康德就是其中的一个。康德认为,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的现象世界,现象作用于人的感官,在我们心中引起“感觉表象”,所以现象世界是能为人所认识的。他又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只能认识现象,现象后面的“自在之物”,是人的认识不能到达的“彼岸世界”。康德说:“我们知道的物体(即自在之物——引者)是在我们之外的,是我们感光的对象,但是关于物体本身是什么这一点,我们则毫无所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物体的现象,亦即物体作用于我们感官时引起我们产生的那种表象。”<sup>③</sup>

对于康德的不可知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进行了批判。黑格尔指出自在之物作为

事物的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认识现象就可以认识本质。他认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就是由绝对观念外化而来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不依赖于世界并先于世界而存在着,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本原。当作为绝对观念的表现的人类思维要去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时,实质上是绝对观念自己认识自己,这当然是可知的,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黑格尔还认为,“只要人类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sup>④</sup>可见,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首先是思维创造出存在,然后思维认识存在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同一。但是黑格尔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相互转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引入认识论,猜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见解是卓越的。但是他所理解的实践不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而是绝对精神的活动。他理解的通过实践达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是达到对绝对观念的认识,因此并没有真正解决世界的可知问题。

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非常机智地说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他认为世界可知的原因是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外界事物具有共同的属性,存在的规律就是思维的规律。他批判康德把感觉当作隔离存在与思维的屏障时说:“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他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象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我们身内来一般,自然界的事物或属性,即算有些尚未为我们现在的感官所知觉,将来也是要通过相应的感官使我们知觉的,倘使果真有这类事物和属性的话。”<sup>⑤</sup>费尔巴哈也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从理论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sup>⑥</sup>但他又把实践看成为贪图物欲

的“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所以,这并没有解决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而且费尔巴哈似“类的意识”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要个人意识和整个人类认识相一致就是正确的,实质上导向了唯心主义。显然,费尔巴哈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由于他离开了实践,也没有驳倒不可知论。只有恩格斯才对不可知论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和有力的批判。

在十九世纪,不可知论者大都是一些自然科学家。他们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他们认为整个自然界受客观规律所支配,但是又不能肯定或否定在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不可知论者还认为我们的知识是来自于感官的报告,但他们又提出,我们的感觉是否事物的正确反映呢?而具还说,当他们讲到这些事物及其特性时,实际上指的是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至于这些事物和特性,是一点也不能确实知道的。恩格斯认为,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只能用行动来解决这个困难。要检验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是不是事物的正确反映,只有通过行动。“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sup>②③</sup>恩格斯举例说,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要知道布丁这种食品的滋味,亲口尝一尝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行动的结果是能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当然这首先要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

恩格斯不仅说明了实践这种行动是解决不可知论提出的难题的有效办法,而且说明了不可知论的存在是有着重大的历史根据的。他说:“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sup>②④</sup>可见,不可知论正是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造成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就他是一个讲科学的人来说,就他知道一些事情来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自己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sup>②⑤</sup>可见,“自在之物”不过是无知的遁词而已。随着科学的发展,过去不可理解的事物,在逐渐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这就能为人们所认识了。例如,过去有机物是很神秘的东西,当化学的发展能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逐一地把有机物构造出来以后,它就不是“自在之物”了。因为能够制造的东西,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认识的。

哲学是高悬于空中远离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最高的问题。而恩格斯总结的它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都紧紧地 and 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历史平行着。他始终都是从各个时代的生产、科学研究和社会历史变革出发,来审视和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从实践的要求发现课题,从实践提供的事实和经验中获取研究的依据,使我们看到本来高度抽象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在各个时代都那样的“现代化”,有着时代的特征;那样的“现实化”,有着具体的现实的内容。这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百年来,突飞猛进的自然科学从恩格斯时代的“三大发现”发展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还有高能物理、宇宙探测、人工智能和遗传工程等惊人的突破。社会历史更是发生着极为重大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经历了复杂而

曲折的进程。这些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实践向哲学发出了召唤,要求我们象恩格斯那样,研究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去概括新观点、新范畴、新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真正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74、508、509、511页;第4卷,第219、220页;第3卷,第178页;

第4卷,第225、220、220、220、208、219、237、221页;第3卷,第386—387、387—388、388—389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页;第2卷,第163页。

⑮ 黑格尔:《小逻辑》,第93页。

⑯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621页;上卷,第115页;下卷,第630页;上卷,第248、108页。

㉔ 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版,第50页。

(上接第11页)

产率低、产品又不符合社会需要、对国家贡献少的企业。在价值规律即经济杠杆的作用下,迫使企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迫使企业按照社会需要生产,迫使企业在满足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争取企业利益,迫使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不能绝对地自由,要接受国家计划的调节,又使国家的计划调节不僵硬,能够容许企业的相对自由经营。一句话,价值规律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社会统一性与企业相对独立性这对矛盾的汇合点,使这两个特性都能照顾到,都能发挥各自对生产力的不同促进作用,又都不会走向极端,不会有非份之举,以至从另一个角度去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价值规律有如此魔力,《决定》才要求所有的计划管理形式,都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都要与经济杠杆相配合。所有的计划管理形式,在注入了价值规律的灵魂以后,就活跃起来了,就充满了生命力,不再是机械地只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某一类特性的要求,而是能适应它们各类特性的要求,并使它们之间的交叉对立关系得到最大限度地消除,能够使它们互相“和解”。从而保证了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可以预见,在这样的计划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必将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

注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3页。